

西南联大学生的衣食住行

○ 胡邦定（1946届历史）

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很多，言人人殊，其说不一。究其原因，主要由于在校时间不同。具体说，就联大人自己的回忆，前期与后期有些事就不大一样。事非自己亲历，只是传闻，是另一个原因。1946年联大结束，距今已逾70年，难免以讹传讹，谬误丛生。为了澄清一些事实，试从衣食住行几方面分别言之。

联大的“衣”

本世纪初，昆明话剧团到北京演出，剧目就是《西南联大》（具体名字我忘了）。先后在北大、清华公演，是专门招待联大人的。我去看了，不禁对反映历史真实之不易生发无限感慨。从衣着来说，剧中女学生多上穿浅蓝竹布褂子，下穿黑色绸裙。这是五四时代的女学生装，在联

大女同学中可以说没一个人穿这种衣服。演出结束时，导演当场请台下观众提意见。我即席发言：剧中女同学的衣服式样不对。联大同学还有很多人健在，今天在台下坐的就有不少女同学。你们排戏前为什么不找这些大活人了解了解？导演说他们是在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查的。这真是今古奇闻，博物馆是怎么弄错的暂且不论，导演和服装师的疏忽也真够邪乎了。

从女同学的衣服开支来看，也可以说明当年的联大女学生不可能穿着类似舞台上的那种服装。昆明号称春城，四季都比较温暖。女同学平时穿得最多的，是一件浅色的布旗袍，外罩一件毛线织的短外衣，这差不多是联大女生的制服。当然，各人经济条件不同，也有穿得好的，比如毛料外套，但极少人有这种行头。在冬天，天气略微冷一点儿的时候，穿皮大衣的女同学也不在少数。我虽然没有精确统计，印象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总是有的。比如傅冬菊，她在冬天就穿皮大衣，好像是灰背的。大军阀杨森的女儿更不用说了。总之，抗战时期大家都穷，但大学生毕竟是家境比较好的，尤其是女



西南联大茅草顶的学生宿舍



联大学生下课走出教室

同学，能读到高中毕业，就不是小户人家所能办到的。

至于男同学，前面说过昆明不冷不热，四季服装变化不很鲜明。总体看，男生穿着五花八门，有不少穿长衫的，当然多数是布的。有极少数人有笔挺的西服，这可以说是百里挑一，在校内很少见到。但确实有，我就见过。这一般是个别自己一边上学一边做生意、能赚很多钱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同学穿自己或朋友给的旧西服，因为有人毕竟在抗战前是富家子弟。全校男同学最具代表性的服装则为上身夹克衫，下身美国兵的蓝白相间的厚布裤子，这些多半是美军剩余物资，昆明有专卖它的市场，包括美军的大翻毛皮靴等等。一般说来，文学院学生比较随便，法学院学生穿着稍稍整齐一些，工学院穿美军剩余服装的多一些。这都是比较而言。附带说一句，工学院女生极少。

我1942年进联大，据说只有两个女生考的工学院。这可给学校添了不少麻烦，要专门给

她们两个安排女生宿舍、女厕所，还请了个女清洁工。工学院学生都要到工厂实习，当时的女同学很不适应，第二年就都转到理学院去了，好像一个进生物系，一个是去了化学系。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，现在高校工学院女学生多的是，而20世纪40年代，女生学工还是稀罕事。

从穿衣这点看，还有个前期与后期的差异。1938年、1939年时，从北大、清华、南开来的学生较多，他们的学号开头是P、T、N三个不同的字母。当时抗战初起，同学们多少还有些旧衣服，质量总的说也比较好。到了40年代，旧衣服都穿破了，新的又买不起，因此可以说后期的同学比前期的穿得更差，这是十分自然的。

联大的“食”

许多老校友的回忆文章中，都说在联大吃的是“八宝饭”，即饭里有沙子、稗



西南联大最好的教室

□ 联大春秋

子、老鼠屎等等。我初看到这些记述，一个直觉反应是为联大总务科抱屈。因为我1942年进联大，直到1946年联大结束，一直拿“贷金”吃饭，从来没吃过所谓“八宝饭”。平心而论，食堂伙食的菜不好，饭却不坏。因为米一直很好，比我小时在家吃的饭还好吃。我是江南人，全年吃籼米，没有油性，真的不怎么好吃。而在联大吃的是粳米，白嘴吃也很爽口。那么“八宝饭”之说是假的吗？也不是。我问过1939年入学的老校友，他说当年的米确实很坏。原因是总务科成批向米商购买，不精挑细拣，也不讲究“货比三家”，因此质量很差。我进联大时，由学生自组小伙食团，大体五六十人一个团，请几个农民大师傅做饭，学校负责提供锅灶、餐具。米则由同学自己到农民那里去买，免除了中间剥削，自然没有“八宝饭”上桌了。

说到菜，有些老同学的文章里说得很惨，这也是联大前期的传说，因为他们是1939年入学的。至于菜差的原因，与同学自己不管食堂有关。总务科管全校，哪里管得过来。

我1942年进校以后，天天吃食堂。有两种选择，一是吃早、中、晚三顿饭的，一是只有午、晚两顿的。伙食费都是一样的，吃两顿的菜比吃三顿的当然要好一些。我两种都吃过，就吃两顿的说，大体上是一荤三素。所谓荤，从来没有红烧肉，有点肉丝就是了。昆明出黑大头菜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如今行销全国，广受欢



联大同学在“学生服务处”

迎。当时差不多每天都有黑大头菜炒肉丝这个菜，很下饭，很好吃。根据我的经济水平，当年要是让我评定美味佳肴的话，我会毫不迟疑地首推黑大头菜炒肉丝。我认为，世上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但再好也超不过黑大头菜炒肉丝的水平了，这是真实的思想。

联大前期食堂伙食的具体情况我说不好，后期从我的亲历来看，学校还是尽了力的。伙食当然不能算好，但饭不限量，一顿往往能吃三碗饭，也确实能抵挡一阵子。从我接触的同学看，比较富裕的是每天早晨有钱在校门口饮食摊上吃早点，有面条、油炸糍粑、烧饵块，还有猪油煎的鸡蛋饼等等。就我当时的口味来说，都是很好吃的。可惜我没有天天吃早点的财力，只能像打牙祭一样，隔几天吃上一次。说实在的，在不供早饭又无钱吃早点时，上到上午第二门课时是饿得相当难受的。我想类似我这样情况的人相当多。但那是战争时期，能有这种生活也就不错了，所以无怨无悔，生活情绪还是很饱满

的，无论是上课还是参加社团活动，都是高高兴兴的。

联大的“住”

据校史记载：“1939年8月，新校舍竣工，交付使用。”这就是说，1939年入学的新生，9月报到，正好赶上住新校舍。这以前是借昆明的一些学校乃至祠堂之类暂住的。我看汪曾祺写的文章，讲到“新校舍”的地方，说学生宿舍“土墙，草顶。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，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，便是窗户。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床，一边十张，一间宿舍住四十人，桌椅是没有的。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擦起来，既是书桌，也是衣柜……”这些都是实情。他还说，有人自作主张，不按东西两边各放十张床。而是用三张床拼成U字形，六个人自成一个天地等等。这也是早期的情况，因为汪曾祺入学时，宿舍一切草创，确实没有桌子，也没立下规矩。

我1942年进校时就比较规范了。首先不允许用三张床拼成U字形，都须靠墙排列。在面对面排列的两张床之间，有了一张可以并排对面坐四个人的长方桌。当然很简陋，是白木没油漆过的。没有凳子，要坐就坐在床边上，但有了这么一张桌子，至少白天没课时可以坐在桌前看书、写写东西。晚上不行，因为电力不足，灯光太暗。要看书只能抢图书馆或泡茶馆。昆明号称是220伏电压，实际远远达不到。不过，茶馆老板就用110伏100瓦或

200瓦的灯泡照明，真是亮得如同白昼。可以看书、写作，还有一些人打桥牌或聊天。许多联大人就在这里自习。

说到这儿，不能不提图书馆。联大图书馆是全校唯一新建的砖木结构建筑，屋顶盖了瓦，据说可供800人阅读。但联大除了工学院不在新校舍附近，文、法商、理、师范四个学院1000多学生共用一个图书馆，僧多粥少，座位远远不够，不得已只能抢。每晚七点开门，同学们六点多就挤到门口去了。七点大门一开，大家就争先恐后蜂拥而入，挤进去抢占座位，还要用椅垫、笔记本，甚至几本书占上两三个座，为自己的好朋友，还有心仪的女同学占座。抢完座位还要抢参考书，人多书少，非得趁早抢借不可。

男生的住宿条件确实简陋，宿舍是长方形的，东西两边只有门洞，没有门。南北两边有所谓窗户，当然没有玻璃，更无从糊纸。唯一优点是透气性极佳，绝无憋闷之感。还有一个优点是宿舍全为草顶，冬暖夏凉且下雨没有声音干扰，这是一大



西南联大学生做实验



拥挤简陋的学生宿舍

特色。没有门的缺点是小偷可以自由进出。1943年暑假，我出去打工一个月，得了600元法币，买了一双车胎底皮鞋，准备靠它混两年。不料第一天晚上脱在床下，就被小偷拿去，我辛苦了一个月的成果就付之东流了。至于女生宿舍，我就没去过，那是旧瓦房，从图片看，也很拥挤。

接着要说教室，当初设计者似乎更重视它，屋顶用的是马口铁。看起来比茅草整齐美观些。缺点是一下大雨，响声比炒豆子要大得多。有一次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，适逢大雨，金先生的嗓门没有雨声大，只好暂停。这也成为联大的一个趣闻。

至于食堂，从来没有椅子。好在我们习以为常，也没想过要坐下来吃饭，大家站着，捡菜抢饭也比较方便。不是写到这里，我是想不到椅子问题的。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信然！

联大的“行”

关于“行”，没有多少话说，因为昆明市区就不大，没有公共汽车，也无此必要。有不少黄包车，那是供比较富裕的老爷太太坐的，尤其是太太，她们平时不大出门，一出门往往要坐黄包车。昆明也有自行车（云南人叫脚踏车），数量很少，那是有钱人家的少爷、小姐骑了玩的，并不作为交通工具。

至于到郊区的名胜古迹去，则有马车，一车坐五六个人，至多七八个人。还有一种代步工具是马，一个马夫赶上一匹马，在大西门外往郊区去的地方兜揽顾客。联大同学中有爱玩这玩意的，骑在马上，马夫在后面跟着，马跑他也得跑。当时我们年轻，有点人权思想，看着就不舒服。但马夫是以此谋生，骑他的马，是给他提供收入，说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了。

早年在昆明我从来没见过小汽车。我想龙云（时任云南省主席）之流应该是有汽车的，但我没见过。恐怕他很少出来，又刚好能被我碰上，这种概率太小了。但美国兵开着吉普车乱跑倒是常见的。

以上说的，实际是整个昆明的交通工具的情况，对于大学生的“行”来说，是跑题了。因为当时大学生都很年轻，拔腿就走，从不考虑远近。事实上同联大有关的地方都很近，最远也就是拓东路的工学院，从新校舍走过去，要横跨市中心，实际上也没有多远，对二十多岁的学生来说，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工学院的同学有时赶到新校舍来听闻一多、张奚若等名教授的课，特别是演讲会、报告会时，都会赶来参加，就是一个证明。